

马来西亚归侨、水利水电高级工程师余吉安——

参与和见证中国水电发展

本报记者 高乔

百年航程 有“侨”精彩④

庄世平

在香港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

胡修雷



庄世平1934年出国后，曾长期旅居泰国，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活动，为抗日募捐和输送物资做出贡献。1949年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，庄世平兴奋不已。1949年12月14日，由他创办的南洋商业银行在香港开业，并升起了全香港第一面五星红旗。

1997年7月1日，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，已经86岁高龄的庄世平出席交接仪式。当看到代表殖民统治的“米字旗”落下，鲜艳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香港上空时，他的眼眶湿润了。他说：“40多年来，我一直坚持在香港升旗，最早和我一起升旗的伙伴们都去世了。如今我已八十有六，终于亲眼见到祖国收回香港，我第一件要做的事，就是安慰伙伴们在天之灵：夙愿已了！”

庄世平始终保持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，他曾说：“作为一个中国人，这个根不能忘，离开了这个根还能说什么呢？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好，这是一个总体原则。国家民族不富强、不自立，做一个中国人是很难过的。在国内大家都在一起，也许感觉不强，跑到外国去，这种感觉十分强烈。一个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，怎么不能在世界上发挥我们国家的作用呢？现在中国解放了，中国人站起来了，这些都是很值得骄傲的。”“人要争口气，不是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就服你。我们国家要富强起来，而不是一两个人有钱的事。一个人做事做业做生意当然有其渠道，但是人格、国格不能丢。对国家、对家乡的贡献，是应该的。”

庄世平重视培养子女的独立能力，把所有的孩子都送到中国内地接受教育和工作，不用自己的关系和影响力为他们谋私利。6个子女没有一个在政界和商界工作，长子在台湾开了30多年的巴士车，退休后住在廉租房里。他以自己的言传身教，给子女们留下了最宝贵的财富。

一位侨商曾经问过庄世平：“人生什么最有意义？”庄世平回答：“兴学育才最有意义，像陈嘉庚先生一样，名字和他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，这样的人生最有意义。”不少侨商听了庄世平的这番话，都更加坚定了支持教育事业的信念。

2007年6月2日，庄世平因心力衰竭在香港去世，享年97岁。助力和支持国家发展，是庄世平先生一生的追求，从来没有想过要把巨额财产留给自己的子女。庄世平在去世之前的最后关头，决定将其全部资产无偿捐赠给了国家，没有留给子女一分钱，让世人深为震惊和敬佩。

庄世平一生爱国爱乡，心念台湾。庄世平去世后，他的家属透露说，庄老一直念念不忘的是一句话：“金瓯尚缺，老骥未甘伏枥，仍求一统神州。”

国学大师饶宗颐为他亲题挽联：“万人追仰惠泽深 一老功勋邦国重”

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

侨胞说·祖国在我心中③④

“我们回到祖国怀抱啦”

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！”1949年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马来西亚，当时我16岁，听到这样振奋人心的消息，我心潮澎湃。不久，《人民画报》在马来西亚发行，我看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，听到祖国呼吁海外侨胞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，心中蠢蠢欲动：我要回去建设新中国。

然而，当时的马来西亚，还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中，执政当局不允许华侨青年出境回中国。1952年，我们当地华侨青年成立“青年社”，反对英国殖民统治，受到执政当局的镇压。于是，一些“青年社”的进步青年，徒步翻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边境，从印尼首都雅加达乘邮轮回到中国。这些率先回国的朋友，纷纷给我们来信，述说他们在祖国受到热烈欢迎，并开始读书、工作的故事。朋友们的亲身经历更加鼓舞了我。1953年，马来西亚执政当局允许华侨青年直接出境回国。经过半年多的准备，说服反对我回国的母亲，1954年3月20日，我在亲友的送别中登上回中国的邮轮。

先从马来西亚古晋市坐轮船到新加坡，再由新加坡转乘从印尼出发的“芝万宜”号大邮轮，经过五天五夜的海上漂泊抵达香港，再由香港坐火车抵达罗湖桥。我们排队走过罗湖桥，来到还是小渔村的深圳，一颗飘荡的心终于落了地。

从深圳坐火车抵达广州后，我们受到广东省侨委的接待，就未来去向填报志愿，我选择继续读书。经过在广州石牌华侨补习校的简单补习，我在1954年7月通过统考，前往上海市曹杨中学就读初二，之后作为三好生保送直升本校高中。1959年高考后，我遵从儿时“治水救灾”的心愿，报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（今武汉大学水利水电学院），就读河川枢纽及水电站建筑专业。1964年，我顺利毕业，分配到水利部昆明勘测设计院工作，满怀热忱地奔赴祖国西南边陲——云南。

“再艰苦的日子都会过去”

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以礼河水电站工地实习一年后，我来到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绿水河水电站工作。这是我正式开始水电建设工作的第一站。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水电新人，我满怀热情，期待着在祖国的大好河山间有一番作为。

当时，全国的水电建设事业方兴未艾，云南的水电建设工作刚刚起步，绿水河水电站作为一个装机容量5.75万千瓦的中型水电站，在当时已属于云南排得上号的大水电项目。在绿水河水电站项目，我主要负责引水隧道、调压井及相关建设工作。每天我的工作就是跑工地、做测算、画图纸，有时顶着

余吉安的童年是在马来西亚加里曼丹岛的沙撈越州古晋市度过的。家门口的那条沙撈越河，串联着余吉安关于故乡的种种回忆：炎炎夏夜里，余吉安和伙伴在河里“洗凉”、戏水。洪水来袭时，汹涌河水漫过河岸，淹没果林，冲毁房屋，余吉安一家人被乡亲们用一叶扁舟救起，才得以幸免于难。这些与

河流相关的童年记忆，最终化作了一个坚定信念：治水。

1954年，不顾家人反对与马来西亚爱国华侨青年一同回国；高中毕业，报考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水电站建筑专业；大学毕业后，奔赴云南山区建坝、修站，一干就是一辈子……84岁的余吉安对自己的每个选择都问心无愧。以下是他的自述。



余吉安（后排右二）与同事在鲁布革水电站工地。受访者供图

烈日，有时冒着暴雨，风雨无阻地步行四五公里到施工现场收集资料。

有一次，我在施工现场发现，一处压力引水道和压力管道衔接处的调压井，尺寸有问题。经过多次现场查勘，我确定是前期测量队的测量出了问题。然而，当时施工计划已经基本确定。如果按照原本施工计划施工，可能大大增加工程量；如果修改施工图纸，则要重新计算相关数据，工作细致且繁琐。为了尽可能不增加工程量、拖延工期，在设计代表组的同意下，我着手调整调压井的位置。当时，施工图纸全靠手绘，计算数据还是用计算尺手算，修改图纸需要在透明底图上，用手工刀片慢慢地刮，既要抹掉原有痕迹，又不能刮破底图。经过多次实地测算和一系列修改工作，我成功修改了调压井的位置，在不影响设计原则的前提下，尽可能减少前期测量错误带来的工程量。事实证明，我的修改方案可行，问题圆满解决。

像这样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有很多，但我一直坚信，再艰苦的日子都会过去的。每次遇到困难，同事就聚集起来共同探讨解决办法。大家一起工作、一起吃饭、一起聊天娱乐，整个水电站项目的工作氛围非常团结上进。在那个年代，我们相继参与了毛家村水电站、盐土沟水电站、三九股水电站等云南第一批水电站的设计建造工作，在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中，我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水电工程师。

“曾经引进来，如今走出去”

1982年，一个创造中国水电纪录的项目在滇贵交界的深山巨谷中孕育——鲁布革水电站开工

了。这是中国首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并实行国际招投标、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技术建设的水电站，被誉为中国水电基本建设工程对外开放的“窗口”。

我所在的昆明勘测设计院是鲁布革水电站的设计单位，工程的引水系统工程、发电机组设备、水轮机和球阀设备等不同部分，分别由日本大成建设株式会社、德国西门子公司、挪威克维维格公司等海外公司提供。当时，我作为工程师，主要负责坝上工作，参与了心墙堆石坝的设计建造，这也是大坝修建的关键技术之一。当时，负责其他工段的日本技术人员与我们的直接交流并不多，但他们严格的管理制度让我印象深刻，尽管他们只有十几个技术人员，但每天准点上下班，如期完成工作任务，工作效率非常高。这和当时我们相对松散的管理模式形成鲜明对比。受日本团队的启发，我们公司也改进人员管理制度，精简管理人员，显著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随着设计经验的不断积累，我的研究成果逐渐产出。在参与鲁布革水电站工程期间，我参与高土石坝筑坝关键技术问题的研究，成果汇编在《高土石坝筑坝关键技术》一书中。此后，我在参与华能小湾水电站设计工作期间，参与泄洪消能布置方案设计和水垫塘保护型式及衬砌结构稳定研究，成果获得“八五”国家科技进步奖（集体），个人获水利电力规划设计院科技一等奖。

1990年，鲁布革水电站全部建成；2012年，华能小湾水电站全部建成；今年6月，中国第二大水电站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发电……如今越来越多的水电建设人才已走出国门，把中国水电技术带到世界多国。曾经引进来，如今走出去，能见证和参与中国水电技术的突飞猛进，我与有荣焉！

浙江“海岛畬乡”走上共富路

陈诺 林咸参

涛头村是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村，也是全国唯一的海岛畬乡，共有畬族52户200余人。这个曾经一穷二白的畬族渔村，近年来借助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东风，充分发挥华侨华人优势，实现跨越式发展，跻身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村、全国文明村镇，去年实现渔业总产值2.5亿元，人均收入超10万元，汉畬百姓日子越过越红火。

华侨华人化身“智囊团”

从“传统农民村”到浙江省第一个“股田制”改革村，涛头村走在改革创新的前列，其中，华侨华人扮演着“智囊团”的角色。

2010年，华侨王耀庭给涛头村送来了解决养殖问题的“金钥匙”。在他的建议和牵线下，涛头村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，立足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，通过统一生产标准、统一技术服务、统一生资经营、统一经营品牌、统一产品销售的生产经营方式，逐步形成了规模化科学育苗、深加工流水线，实现标准化生产。得益于此，涛头村养殖收益不断扩大，亩均收入从过去的5000元跃升到近2万元，成功获评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场创建基地。

“一带一路”引出养殖“新大陆”

近年来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建设不断深



入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向海外。旅居马来西亚的侨胞卢奶钊积极与涛头村两委接洽，鼓励村民积极走出去，试水海外养殖。

2014年9月，通过卢奶钊的牵线搭桥，涛头村组织养殖户、“土专家”、投资人，先后15次赴马来西亚等国考察，并于2016年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租下3000亩滩涂地，进行青蟹试养。2017年，首批青蟹在当地上市。2017年，村民又赶往非洲，与莫桑比克政府签订协议，租下当地30000亩沿海土地，为涛头村海水养殖业找到了“新大陆”。

“那里的气候、水质、土壤都适宜养殖青

蟹，我们通过外输国内先进青蟹养殖技术和优质青蟹种苗，不断调整育苗频率，将海外青蟹养殖季由每年1季增至3季，亩产由200斤增至600斤以上，成功弥补春冬两季国内青蟹市场空白。”涛头村党支部书记、村委会主任林后宜说。目前，该村已获得出境水生动物养殖场注册登记行政许可，海外养殖产业已达1亿多元人民币。

“汉畬一家”同奔“共富路”

村强民富的背后，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。近年来，三门县打响“鲜甜三门”区域公共品牌，在政府推动以及王耀庭的联络奔走下，涛头村化“侨”为“桥”，成功与马来西亚农业大学签订跨国小海鲜开发合作协议，与日本、韩国签订小海鲜购销协议，小海鲜出口的海外版图不断扩大。

小海鲜成了金名片，到涛头村品鲜的游客也多了起来，村民又把目光聚焦在旅游业发展上。如今的涛头村，一步一景，满满畬乡风情。

近两年，涛头村还举办了海上畬乡文化节、台州市少数民族联谊活动、海上畬乡文化旅游节等系列畬乡文化传承活动，畬族传统文化成为一项独特的文旅体验，汉畬群众的共富路也越来越宽。

左上图：夕阳下的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涛头村。葛敏摄



侨乡新貌

福建浦城：晾晒酸枣糕

在侨乡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水北村，每年过了农忙季，村民会制作酸枣糕，增加收入。

图为10月30日，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水北村村民忙着晾晒酸枣糕。郑蔚武摄（人民视觉）